

社会学理论的新方向

——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教授的新著《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于1990年3月在美正式发行。欣闻此书中文版即将在国内发行^①,特写此文,向社会学界提供有关本书的背景资料。

美国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是自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7年的《社会行动结构》一书问世以后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著作之一。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指出:“《社会理论的基础》为社会学中的微观——宏观难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解答。这部著作是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的杰出发展,因而将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帕森斯在1937年提出,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行动理论基础上,但后来他摒弃了这一有益的尝试,转向功能理论。此后,随着社会研究的调查方法与计量技术的发展,社会学竟出现了理论与研究分道扬镳的局面。功能主义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一直是理论主体,社会学家仅从宏观角度对宏观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而另一方面,社会研究则沿着个人行为主义的方向发展。

科尔曼教授于1986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撰文,向社会学界呼吁: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才可能重新合流。他提出,半个世纪以来,理论和研究这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在两个基本点上重新统一起来。第一个基本点是行动理论。行动理论提倡在方法论上应用个人

行为主义,反对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从而打破了社会学理论从宏观到微观的框架,使理论深入至个人行动这一微观水平,实现了从宏观至微观的转变。第二个基本点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解释宏观社会现象,在实现了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以后,如何由微观水平上升到宏观水平,将是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的重大课题。

科尔曼教授的这篇论文犹如一石激浪,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微观——宏观关系成了近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激烈的辩论主要围绕两个中心。第一个中心来自主流社会学理论家营垒,即功能派。他们否认个人水平上的行动理论在方法论上可用于解释宏观社会现象,认为只有社会结构或系统特征才能解释相应的功能。另一个中心来自主流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营垒。他们重点研究社会结构或系统特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行为导致的后果。他们认为社会系统中的个人行为受到系统结构的制约,而个人行为的总和便是社会系统的相应现象。1986年以后,美国主要社会学期刊以及著作都在围绕微观——宏观关系努力寻求答案。

《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是科尔曼教授本人对这个微观——宏观问题的回答。作者从帕森斯早期的社会行动理论出发,在导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帕森斯的学生,是把帕森斯理论发展至中层理论的著名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家)的鼓励与支持下,科学地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并使之成为行动理论的基本原则。作者汲取了其他社会学理论的精华,例如:社会交换理论、组织理论和集体行为理论等,通过严密

^① 《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文版(邓方译)将于1990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逻辑论证,提出了一个对主要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的稳定结构)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的理论。他借助自然人和法人行动者的概念,成功地把个人行动和组织或制度行动,乃至社会整体联结起来。他详察了法人行动者即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起源、集体决策以及权威更迭的过程,还提供了简明的数学模型以表述这一新的理论;他同时发展了研究技术以使用数量方法验证这一理论,首次实现了高层理论的可检验性。这是使分流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实现合流的一次成功尝试。

全书一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前四部分为理论,第五部分为正规的数学模型和相应的实证研究技术。作者在五个部分里均提供了大量简明扼要而生动的实例,大大提高了全书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进而加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这部理论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代表了作者20年来的努力,为他本人向社会学界提出的呼吁提供了实践的榜样。

在全书之首,作者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微观和宏观的概念和关系。在第一部分基本的行动和关系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这一部分是全书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些概念和命题将贯穿全书。此书第二部分讲述行动的结构,作者在这一部分把行动关系发展为更大的行动结构,例如:权威系统、信任系统、集体行为以及社会规范。作者在第三部分转向法人行动。“法人行动者”概念的提出,把原来只研究微观水平行动的理论用以研究宏观行动。法人行动者是指公司、工会等正式组织。作者在第四部分着重讨论了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各种行动关系和行动结构。第五部分是数学与技术部分,科尔曼教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数学模型,以表述他的行动理论。从这一数学模型出发,他还发展了一个使用矩阵计算技术的实证模型。

《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尚有某些不完

善之处。首先,作者在第三部分分析法人行动时,期望把法人行动者的概念延伸至个人水平,把心理学中两个自我的概念改造为一个客观的自我和一个行动的自我。但是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未能包括两个基本要素(行动者和资源)和两个基本关系(利益和控制),整个论证略嫌粗糙,说服力不强。其次,作者在第四部分试图用行动理论解释社会变迁。但是作者只谈及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如何影响行动关系和结构,忽略了研究哪些行动以及怎样引起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部分只是讨论了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如何应用行动理论解释社会稳定。上述弱点也反映在行动理论的数学模型上。这一数学模型的求导采用平衡理论的原理,即假设一个系统内的行动者对某种资源或某种行动的价值判断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因而它无法表达人们在社会变迁时期价值判断发生的剧变。此外,本书发展的实证检验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其检验结果尚不稳定。

尽管存在某些问题,但瑕不掩瑜,《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对社会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第一次成功地提出了由微观过渡至宏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第一次尝试用数学模型表达宏观社会理论并提供了可行的实证检验模型。它借鉴在经济学中已得到确认的理性选择模型,并以此作为社会上一切有目的行动的基本原则。

《社会理论的基础》是对主流社会学的一次大胆挑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评论:“……科尔曼运用正规数学运算和大量实例,表明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型具有极强的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因而这部著作将引导社会学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①

(郝令昕)

^① 见《社会理论的基础》(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封底书评。